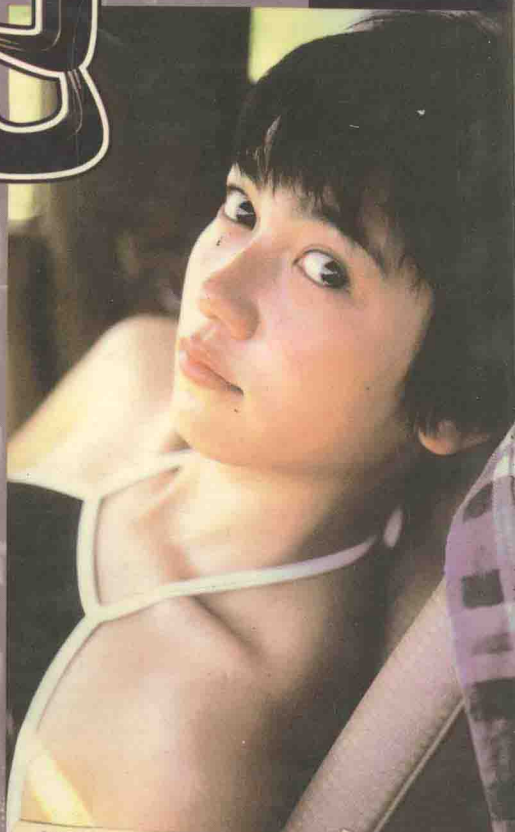


女犯

采访

实录

来自铁窗内的报告



周宏铸 著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长篇纪实小说

女犯采访实录

周宏铸 著

责任编辑:贺 灵

封面设计:刘梁伟

女犯采访实录

周宏铸 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政编码:830001)

四川省成都市前进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300千字

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10000

ISBN7-228-04873-3/I·1814 定价:19.80元

(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厂家调换)

目 录

一、引子——探索禁区 (1)

她采访过各种女人，如女将军、女歌星、女作家、女外交官、女医生、女老板……惟独没有采访过女犯！

婚姻出现裂痕，她也义无反顾，一头扎进了监狱
.....

她就是年轻漂亮的女记者——吴茵。

二、女警与女囚 (21)

囚车押送着各式各样的女犯，有杀人的、有拐卖人口的、有投毒、放火的，还有卖淫的。有人说：“监狱是禁区，女犯监狱则是禁区中的禁区”。这话一点儿不假！监狱牢房第一夜，吴茵心惊肉跳、彻夜难眠。监狱饭菜难咽，她和管教队长发生第一次冲突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监狱里面也不例外。牢头狱霸调戏吴茵，她用一记响亮的耳光回敬，从此和牢头狱霸结下怨恨。经过几次交锋，吴茵战胜牢头狱霸，被女犯们奉为新的“大姐大”。她和同监舍杀人女犯交上朋友，又被牢头狱霸一伙疯狂毒打重伤住院，管教队长此时才知她的真实身份。

三、三个女杀人犯的自述 (164)

女犯田萍萍自杀，管教队长舍死忘生奋力抢救。女

犯的生死，牵动着所有人的心，折射出全社会的关爱之情。

小学女教师的纯洁恋情，到未婚夫见利忘义见异思迁，演出一幕时代的悲剧。

农村少妇生一女婴，遭到封建思想浓厚的丈夫遗弃，重复了几千年中国妇女的不幸命运。

改革开放之时，城市少妇贪慕虚荣，追求“性解放”，竟干出了惨绝人寰的血案。

女犯犯罪的案卷堆积如山，每一页字字句句触目惊心，如何预防女姓犯罪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。

四、人权，在女犯监狱 (324)

一张“国庆菜谱”，震荡着少数民族女犯的心。

美国著名摄影家玛丽·安东尼女士参观了监牢之后说，她如果犯了罪，愿意到中国来劳改。

川东水灾的消息，激发起女犯们的良知和报国心。

牢头狱霸阴谋杀害吴茵，实施仓库纵火，负罪逃狱。烈火中女犯们闪现人性的光辉和新生的决心，也表现了个别女犯的特殊心态。

狱内大搜捕，牢头狱霸持刀行凶，生死关头，千钧一发，吴茵、严队长、田萍萍九死一生，患难与共，谱写了一曲正义的颂歌。

立功的女犯获得嘉奖，新生之路从脚下展开。狱内再犯罪的女犯受到惩处，出路也在脚下。胜利完成采访任务的女犯记得离开了监狱，立即遭迁到女犯们犯罪前遇到的问题，自己又该怎样对待？

引子——探索禁区

—

天空万里无云。

一架南方航空公司的波音 747 客机在雷鸣般的呼啸声中冲向笔直的跑道。

客机停在跑道的支道上。舱门打开了，走出一个个惊魂未定的乘客，有中国人，也有外国人，他们缓缓地走下飞机，踏上“天府之国”的黑褐色的土地。

七月炎热的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光秃秃的机场。

一个提着浅黄色旅行袋的年轻姑娘迅速走下舷梯，像一阵风似的向出口一路小跑。走出候机厅，她举手招呼一辆“的士”。车开到面前，还没有停定，她便迫不及待地打开车门，说了一句：“××报社。”

出租车驾驶员点点头，立刻风驰电掣般驶离机场。

半小时后，“的士”在××省报大门口嘎然而止。车内没动静，司机回头一看，姑娘已经歪着头睡了，还传来一阵若隐若现的鼾声。

“小姐，到啦！”司机轻轻叫道。

姑娘猛地惊醒过来，问：“到啦？”

“你看——”司机向车窗外一指。

姑娘坐直身子，向窗外一望，果然看见大门左边墙壁上的五个斗大的金字“××日报社”。

她把车费递给司机，说：“好，谢谢啦！”她推开车门边说边走。

走近大门，她用双手搓了一下脸，又精神抖擞地朝高矗的办公大楼走去。

刚上大厅，她看见电梯门打开了，有三、五个人走了出来。有一位体态丰腴、模样俏丽的中年妇女看见她，立刻叫道：

“吴茵——”

这个叫吴茵的姑娘一见中年妇女，也惊喜地喊道：

“刘姐！高总在不在？”

“在。他正在等你呢！哪天回来的？”刘姐亲热地问。

“刚到……”吴茵见电梯门要关了，连忙喊，“等一下，还有一个。刘姐，下来再聊……”

她连忙向电梯跑去，那个枕头般的旅行袋就在她背上敲过来撞过去，看得刘姐忍不住发笑。

她在楼层按钮上轻按了一下“18”键。灯亮了，电梯壁上的数字显示着电梯所到的层数。

到了十八楼，电梯停了下来。

她走出电梯，一路跟熟人打招呼。

走到总编辑办公室门口，她敲了两下，不待里面答应便推门进去。

总编辑高枫正在埋头看稿件，一副镀金的近视眼镜被放在硕大的玻晶烟灰缸里，沾满了烟灰。

吴茵轻手轻脚地走到办公桌面前猛地拍了下桌子，说：“高总！我回来啦。”

高总一惊，抬起头来，眯缝着眼睛没有看清来客是谁，又急忙找眼镜。找到眼镜又急忙吹去镜片上的烟灰，最后才把眼镜挂在耳朵上。

“嗨！”高总终于看清楚来客是吴茵，马上站起来说，“原来是你！茵子，这么快就回来啦？刚才我还给你刘姐打赌说你今天回不来呢！”

“高总，你又和刘姐赌什么？”吴茵故意问道。

“当然还是火锅啦！我们是‘每周一锅’嘛！”高总心情极佳，一提到刘姐心里就乐滋滋的，“这回我又输了，我请客。今天晚上在老地方，卡拉OK火锅，你和小马一起来。”

“我们才不好打搅你们哩！我说，你们也别老赌来赌去的了，干脆扯发票——结婚算啦！”吴茵笑道。

“不急，不急。”高总笑着，一边拿出两听饮料来，“快喝！”

吴茵边喝边说：“怎么不急？刘姐的女儿和你的千金小姐都给我说了几次了，她们都希望在大毕业前喝爸爸妈妈的喜酒哩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高总开怀大笑，说，“茵子，你赶回来就是忙着‘教育’我？”

吴茵又用手搓了搓脸，笑道：“我昼夜兼程，吃喝拉撒睡全

在车上，是为了这两篇文章……”

说着，她从旅行袋里拿出一叠稿纸。

“好！”高总一拍桌子，叫道，“记者就应该这样，舍得吃苦，为了抓新闻，命都可以不要。茵子，明年4月1日，我一定给你颁发‘普利策’新闻奖！”

“大总编，别开我的玩笑啦，4月1日是愚人节呀。这两篇请你过目……”

高总接过稿纸，边看边踱回办公桌，顺手把眼镜摘下来碰巧又端端放进烟灰缸中。

第一篇稿子题目是：《揭开桑那浴室的面纱》，第二篇稿子题目是：《深圳“扫黄”纪实》。

“好极了！”高总赞叹道，又抓起一支红色泡沫笔在稿件上写起什么来。

大约过了20分钟，高枫才舒了一口长气，说：

“两篇都不错！《深圳“扫黄”纪实》明天发头条，《揭开桑那浴室的面纱》后天发《追踪热点》专栏，我已经签了。茵子，你快回家休息去。”

“高总，”吴茵说，“我去采访女犯监狱的事，上头定下来没有？”

高枫像没有听到吴茵的话，继续说：“你这几天太辛苦了，回去好好休息，修整几天再来上班。记住，下午6点30分，和小马一起到老地方吃火锅……”

“高总，我到女犯监狱采访的事，上头定下来没有？”吴茵又追问一句。

“你说啥？”高枫佯装不明白吴茵的问话。

“我到女犯监狱采访的事，你忘啦？”吴茵不满地说。

“吴茵呀，”高枫沉吟一下，说，“如果是一般性的采访，我马上就批，随时都可以去，可你要用那种方式去采访，首先我这一关就通不过……”

“高总，我有充分的理由……”吴茵争辩道。

“你何苦呢！”高枫苦口婆心地说，“茵子，听我一句话，别去受那个罪。那是监狱，是坏人成打、成捆、成堆的地方！”

“受点儿罪倒没什么，”吴茵热切地望着高枫。说，“要看有没有价值。高总，我跟省妇联孙主任谈过采访女犯的事，她就非常支持我去。她说，你们记者去采访，一般都是走马观花，老是沉不下去，陷得不深，要是像过去蹲点一样，在一个地方泡个三、五个月，效果会大不相同……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，”高枫道，“我们新闻记者是有特别的洞察力……”

“巧妙的幌子。”吴茵激动地说，“高总，我最佩服作家贾鲁生为了了解乞丐的内幕、乞丐的真实而又奇特的生活，在丐帮里生活了几个月，吃了不少苦，受了不少罪，但他写成了一本《丐帮漂流记》……”

“茵子，你是不是，”高枫嘴角上挂着一丝笑意，说，“也想写本关于女犯的书？”

吴茵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嗯，我想。”

“可你想过没有，以你那种方式去采访，成天就要跟那些杀人犯、盗窃犯、抢劫犯、投毒犯，也许还有妓女，跟她们打交道……你不知道有多危险！”

“我不怕，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。”吴茵坚决地说。

“茵子，听我一句话，”高枫诚恳地说，“不要因小失大。你和小马快结婚了，他坚决反对你去冒险。”

“我料到小马会来找你。”吴茵莞尔一笑，说：“我的宗旨是：事业第一、爱情第二。”

高枫见吴茵一副视死如归的神情，内心感到震动。他在办公室来回踱步，又毅然回头说：

“看来我是没法说服你了，有负小马的重托。不过，我要是使用行政手段，不同意你去呢？”

“你不会不讲道理的，高总。”吴茵笑盈盈地望着高枫，说，“你不是大学一毕业，就远走大西北，在黄土高坡上一扎根就是十五年，你也是事业第一的人嘛！”

“我那时年轻气盛、血气方刚，现在想起来，还有些后悔哩！”高枫苦笑着说，“看来，我还是说服不了你，我只有支持你喽？”

“当然。”吴茵很有把握地说，“从劳改局局长、司法厅厅长、省妇联主任到副省长都支持我，难道我的顶头上司会反对这件事吗？”

高枫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从办公桌抽屉里取出一个卷宗，拿出一份吴茵写的报告郑重地说：

“吴茵，司法厅和劳改局批准了你的报告。他们决定对你的采访计划，提供一切方便。他们对你合法进入监狱作了安排，同时也为你考虑了在紧急情况下的应急措施。当然，你也要相信，他们监狱在监管工作方面是卓有成效的。但在很多时候，你将是单枪匹马、孤立无援的，甚至连监狱的管教干部也会把你当成真正的犯人……吴茵，监狱是禁区，女犯监狱则是禁区中的禁区，你明白你将面临的困境吗？”

“我明白。”吴茵坚决地说，“高总，我作好最坏的环境设想和最好的心理准备。我将以一个犯人的身份出现，并且将和外界

失去任何联系。”

“茵子，”高枫语重心长地说，“如果我不是对你很了解，我也会认为你发疯了。对了，根据情况，你可以决定随时撤出。整个女子监狱，目前只有周监狱长和黄政委知道你的真实身份。他们将视情况而逐步告知有关人员，以便加强和你联系，并保护你的安全。”

“嗯，我明白。”吴茵振奋地说。

“厅长私下对我说，”高枫看到吴茵一脸兴奋的神情，笑道，“你的计划近乎荒唐，你的胆量却异乎寻常。他很欣赏你的决心和勇气，决定亲自给你作入监的安排。”

“我马上去找厅长。”吴茵立刻站起来，拿起旅行袋来说，“谢谢你，高总。”

“祝你成功！”高枫握住吴茵的小手，说，“今天晚上我们去吃火锅，你和小马不来，刘姐可要生气啊！”

“一定来。”吴茵仍处于兴奋状态，说，“好久没有聚一聚了，我马上给小马打个电话……”

“请——”高枫优雅地做了一个手势说。

吴茵也不客气，一屁股坐在高枫的办公桌上，拨起电话来……

二

“叮铃……”

一串铃声，把吴茵从熟睡中惊醒。她迷迷糊糊从毛巾被中伸出手把小闹钟抓住，塞到枕头下面去。

“叮铃……”串串铃声仍在清脆地响着，声音似乎越来越大。她清醒了一些，才发觉不是小闹钟发出的铃声，声源是来自床头柜上的录音电话。

“喂……”她拿起话筒说道。

电话里传来一个浑厚悦耳的男中音：“茵茵吗？你还在昏睡呀！”

“我好困呀！”吴茵闭着眼睛，心里很不舒服地说，“有啥事嘛？我还要睡觉……”

“茵茵，我是小马呀！”

“我知道，你故意，在我睡觉时候，打电话……”

“有没有搞错？是你叫我六点钟准时喊你呀！怎么，还想睡？那就睡吧。我一个人去见高总和刘姐行了……”

小马的男中音，吴茵听得蛮舒服，短短几句话，体现了他的关心和体贴。

一想到小马，吴茵清醒多了。

“小马，别一个人去！”吴茵忙说，“我马上起来。你来接我吗？”

“当然啦！我马上出发。”电话里传出小马欢愉的声音，“现在是六点零二分，我十分钟后准到。”

“我等你。OK！”

“我马上来，等我。OK！”

吴茵听到小马也说了一句“OK”，心里感到很甜美。“OK”是他俩约定的暗号，意思是“吻你”。

“OK！小马。”吴茵放下电话，连忙起床。

她边洗脸边照镜子。她对镜中的自己非常满意，模样的确很漂亮，没有一处不招男人爱恋。有时候，她为了淡化女人味，故

意穿一身牛仔服出现在小马面前，反而使他眼花缭乱、如痴如醉。

她换上一条淡青色的姿柔纱连衣裙，束上一条有金黄色皮带扣的黑腰带，更显得身材苗条、婀娜多姿。

“化不化妆呢？”

她对自己很有信心，不想脸蛋上下功夫。眉毛本来就黑而长，用不着眉笔。脸颊天生白嫩，又刚从深圳回来，饱受了海风和阳光的亲吻，更不需要施以粉黛。嘴唇也很红润，也用不着抹点唇膏。很久没有用过唇膏了，她不禁心痒痒地想用用，便在唇上轻轻一抹，双唇一抿，显得更加红润，像玫瑰花瓣那么鲜艳，灯光一照，留下一个光点，简直像一颗晨间逗留在花瓣上的晶莹露珠。

“我真美！”吴茵照着镜子心花怒放，自语道，“谢谢爸爸妈妈。”

吴茵的父亲吴鹏是省体委训练处处长，运动员出身。60年代初曾在全国运动会上打破全国纪录，获得撑竿跳高冠军。退役后担任教练员，直到80年代初和才担任省体委行政干部。几天前，他率队到西班牙参加一个国际大学生运动会去了，大概两周后才能回来。

她的妈妈于雪莉原来是省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，曾以独舞《浣纱女》获得全国舞蹈汇演奖第三名，现在任省舞蹈学校副校长，为专业文艺团体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的舞蹈演员。

她的哥哥吴文是省医科大学的研究生，目前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。家里只有妈妈和吴茵相依为伴。

这时，门铃响了，吴茵心想：“我要吓你一跳。”

她猛地把门一拉，一个年轻英俊的青年出现在面前。

“小马!”

吴茵大叫了一声，一把将呆若木鸡的小马抓进门来。

小马名叫马英俊，名字取得好，人也长得英俊魁梧，真是名符其实。一头浓密的黑发天然弯曲，两道剑眉下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具有充分的男子汉气魄。他皮肤黝黑，透出健康的光泽。

小马在省电视台作节目主持人。他的风度和口才，倾倒了整个省城，是省城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。

小马是在省体育馆一次实况转播“国际标准舞比赛”大会上和吴茵认识的。吴茵当时刚从人民日报社调到省报社来工作，作为新闻记者进行现场采访。她一出现，立刻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。有人对小马说，省报有一位女记者，以前没见过，长得像《流浪者》中的丽达，魅力十足，一下引起了小马的注意。他一眼看到吴茵，心儿不“扑扑”乱跳，一下便“情有独钟”了。

招待会上，他们又碰巧坐在一起，很自然地摆谈起来，从国标谈到邓肯、从惠特曼谈到贝多芬，从米开朗基罗谈到罗曼·罗兰，从萨达姆谈到米芾、颜真卿，从萨特的存在主义谈到台湾作家罗兰的新爱情观，他们谈得很投机，真有棋逢对手、将遇良才、一见如故、相见恨晚的感觉。

初次见面，印象深刻，他们给对方都留下了电话号码。

年轻人的心，像是带电的云，轻轻一碰也会撞出眩目的火花。小马和吴茵都为自己找寻到“白马王子”和“梦中情人”而暗自庆幸。

一个初夏的雨夜，他们在锦江岸边的望江亭上给对方烙下了爱情的初吻。

小马的父亲是军队一位师级干部，对吴茵的才貌十分满意，

情不自禁了当着吴茵连连夸奖小马“有眼力!”

他们的关系得到双方父母的认可，准备在今年国庆举行婚礼。

吴茵把小马拉进门后，情不自禁地在他腮边轻吻一下，留下一个鲜红的唇印。

“茵茵，”小马兴奋得差点儿背过气来，说，“你，你真漂亮！晒黑点儿，更像一个美丽的吉普赛女郎啦！”

小马一口漂亮的普通话，使吴茵如痴如醉。有时小马学吴茵说四川话，吴茵总是对他说：“你就说普通话，我喜欢听你说普通话……”

“小马，”吴茵原地旋转一圈，说，“我这样打扮，不会丢你的脸吧？”

“茵茵，你太漂亮了！你走到街上，哪个不多看你几眼简直是白痴……”小马说着就要亲吻吴茵。

吴茵用手批挡住小马的嘴唇，说：“不要。我们走吧，高总和刘姐还在等我们哩！”

他们一起下了楼，跨上小马刚买不久的本田 125 摩托车，直奔“园园”火锅厅。

老板一眼看到小马和吴茵到来，立刻迎上来说：

“马先生，吴小姐，欢迎光临！高总和刘姐早来了，他们在楼上雅座等你们。”

老板姓唐，是个精明能干的中年人。他在省市报纸上登过几次广告，举办了卡拉 OK 火锅有奖竞赛，引起了广大食客和歌迷的注意并纷纷云集火锅厅。生意搞得火红，钱也赚了不少。但他也是个文化人，大学中文系毕业，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出过两本诗集。由于这些原因，唐老板对文化新闻界的朋友特别另眼相看，

菜肴也搞得特别精致，汤料也制得特别新鲜，收费自然也相当“合理”。

小马把摩托车摆顺后，和吴茵拾级上楼，看见高总正面对一锅“咕咕”冒泡的汤料口若悬河地向刘姐讲什么趣事。刘姐眼尖，一眼看见吴茵，叫道：

“茵子！”

“刘姐、高总，你们来得早哇！”吴茵笑着说，一面示意小马坐下来。

“小马、茵子，”高总故意压低嗓门，反而引起了刘姐的注意，“我和你刘姐早点来嘛，主要是想多摆一点知心话，你们来了，我们就不好意思说了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吴茵开心一笑，疲惫立刻抛到九霄云外。

“茵子，你真是漂亮！看到你，我就无限缅怀我早已消失了的青春。”高总由衷地赞美起吴茵，弄得她不好意思起来。

“高总，刘姐才漂亮嘛！”吴茵笑道。

“不错，”高总点头称是，说，“刘姐当然漂亮，她有成熟的美。你呢，是另外一种美，是清纯无瑕的美。女人嘛就应该有女人味儿，像一个女人。中国人很忌讳一个词，性感。我说，女人要是没有性感，谁爱？！”

“性感？！”小马惊异地望着高总。

“性感实际上就是魅力。”高总端起茶杯说，“你们两个金童玉女，都有性感，都有魅力。别紧张刘姐，这不是在办公室，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大家都是好朋友，我才发这些谬论。”

高枫一边说，一边充满激情地望着刘姐。刘姐一双眼睛又大又漂亮，正专注地望着翻腾冒泡的火锅汤料，仿佛没有听到高枫的宏论。